

Geschenk
Prof. Dr. Michael Schoenhals

松天印

内部材料

請勿外傳

ERC Projekt
Mao Legacy
Uni Freiburg
Inv.

大字报选

(6)

MS-2194

北京航空学院
大字报管理组

一九七六年一月廿一日

目 录

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一系 隋哲民

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奋斗

印刷所

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

治学校的案谁也翻不了

计算机室学习小组

决不允许倒退到十七年

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03110 01130
03110 01130

03110 01130

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奋斗

一系 隋哲民

在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班里，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詩詞——水調歌头·重上井岡山，念奴娇·鳥兒问答。学习了元旦社論並重新学习了中央23号、26号文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国内外“到处歌舞燕舞”的大好形势的認識，满怀信心地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去做好今后的工作。毛主席的念奴娇·鳥兒问答这首詞深刻地揭示了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敗的客观規律，它不仅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当前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辯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

当前社会上有一股右倾翻案风，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战綫特別突出，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教育部长周荣鑫，他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搞资本主义复辟。在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中央23号文件指出“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使我們深刻感到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一定听招呼，不是听一阵子，並决心听一辈子。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央发了5月16日通知也是打招呼，由于学习不够認識水平很低犯了执行资反路綫的錯誤，也就是犯了不听招呼的錯誤，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訓。

元旦社論指出：“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的集中反映”毛主席圈阅的中央23号文件也指示我們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是对我们广大革命干部特別是象我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現在又居于领导崗位的干部，是一次路綫斗争的再教育。尽管过去也受到一些这方面的教育，自己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現再进行这种教育，既不是多余的，也不是重复的，而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和路綫斗争是十分尖銳和复杂的，在某个时期，某种形式的斗

爭中能站稳了立場，而在換一個時期換一種形式的鬥爭中，也有可能糊塗起來犯新的錯誤，關鍵是要有一個認真學習態度和虛心接受教育的願望。

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肯定還是否定，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是一個要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也是一个能否永遠跟隨毛主席繼續革命到底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這個問題是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必須嚴肅考慮認真回答的問題，是一個現時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中不能回避的問題。

我是在兒童團時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有深厚感情，但是回顧文化大革命的過程我深深感到僅憑這種感情並不能保證永遠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三不（不理解，不認真，不得力）三氣（怨氣、洩氣不服氣）和重新走向工作崗位以後的三難（工作難做，群眾難管，干部難當）這些三三見九的問題，在我身上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過，比如文化革命初期，我就有嚴重地抓所謂右派的思想和行動，對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不看他們代表的路綫和方向，而是懷疑人家“動機不純”，重新走向工作崗位以後遇着頂牛的事情，不從積極方面看到他們是路綫覺悟提高的表現，而是覺得文化大革命以後“群眾難弄”等等。這些思想和反映雖然在我的身上還不是根深蒂固的頑固不化的。但是如果不起警惕，認真改正，任其存在，就有可能成為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同情者和應聲蟲。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和認真改正的問題。

為了徹底清除這些不正確的思想殘余，真正完全做到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學起，改起，做起。

① 我是抗日戰爭後期參加革命的。經歷了一段民主革命時期，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形式都有根本的區別。但是由於學習不夠思想上還存在有經驗主義的東西。集中到一點就是對拿槍的階級敵人容易識別，敢于鬥爭，對不拿槍的階級敵人既不善于識別，也不善于鬥爭。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征途上，最大危險來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階級鬥爭的特點缺乏思想上的準備和理論上的武裝。加上叛徒、

內奸、工賊劉少奇散布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黨內和平論的毒害，使我只管干，不看綫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綫，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犯了執行資反路綫的錯誤。这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② 我在航院已呆了20多年虽然我既不是教師，也不是学生，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那种智育第一的流毒还是很值得正視和警惕的问题。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过多次批判，但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解决了問題。比如周榮鑫的奇談怪論中散布的，不抓文化就“拖了四个現代化的后腿”，这种論点在我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共鳴。这也說明对《紀要》上指出的教育戰綫上17年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結論，还没有一个深刻的概念，对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教育陣地开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認識，总之还没有吸取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教育戰綫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严重教訓。吸取苏联高等教育培养了象勃烈日涅夫、波德歌尔內、柯西金一些叛徒顛覆了苏維埃政权，这个卫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殘痛教訓。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綫，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認清当前的主要危險仍然是修正主义，要坚持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7年劉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綫，保卫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成果，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奋斗。

③ 不断提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的認識，不断地从思想上加深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設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理解，通过学习和实践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偉大領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劉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为了使我們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道路不能白走，八年抗战不能白抗，三年解放战争不能白打，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不能白搞，总之我們无数革命先烈的鮮血不能白流。由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揪出劉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极大的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除掉了这些危害无产阶级专政最兇恶最危險的敌人。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八亿人民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傳

播和普及。

看看这些想想这些，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就應該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正是由于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們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灿烂的花朵开遍祖国大地，正象元旦社論指出的那样，我們的党朝气蓬勃，我們的人民意气风发，我們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今后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論，认真改造世界观，用党的基本路綫统帅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我要向党保証：一定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努力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觉悟，为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奋斗！

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統治学校的案誰也翻不了 印刷所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綫統治了教育阵地。所謂紅綫主导论，早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树欲靜而风不止，現在教育界又有人说：“和十七年教育路綫对着干是錯誤的”，“路綫錯了不是说一切方法都錯了”，“不要只誹十七年”。云云，一句話就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翻案。

我們说十七年是修正主义路綫統治，最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学校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对于执行什么路綫，走什么道路有决定意义。所以十七年中，教育战綫圍繞领导权的斗争非常激烈。值得注意的有四点：(1) 航院是照苏联航空学院模子建立的，从1952年到1960年来航院的专家共有60多人次，他們充当顧問，掌握大权，是航院的实际领导人。(2)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了各级教学部门，全院89名正付教授就有71名担任了院、系两级委员和教研室主任。资产阶级采取种种手段向无产阶级夺权，先是把一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污蔑为“土包子”，加以排挤打击，57年叫囂“外行不能领导內行”，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后来又用腐蚀的办法在党内寻找代理人。教育方面的事情他們说了算，实现了当年右派的梦想——“教授治校”。(3) 旧院党委放弃了政治领导，大权旁落，犯了严重的路綫錯誤，起着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学校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沒有得到很好改造的教授被拉入党內，委以重任，讓他們名正言順的去推行修正主义路綫。教授中的党员占27.4%，而工人中的党员只占19.7%，工人阶级在教育领域里沒有领导的地位。(4) 整个教育界被刘少奇、陆定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着，他們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瘋狂的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綫。十七年中和资产阶级也斗过几下，但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才发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号令。我們要闡，既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学校，他們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嗎？結论是否定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有鮮明的阶级性，只

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根本保證。請同志們想一想，很多經過鍛煉的老干部由於世界觀的毛病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和黨的基本路線，難道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知识分子反而會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嗎？不管他們的主觀動機如何，必然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必然會強烈的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現在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對修正主義的一套抱住不放，就是很好的証明周榮鑫不要我們批判“十七年”，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就是要恢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為他們重新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開綠燈。

我們說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學校的第二條根據：黨的教育方針被篡改了。毛主席早就指出一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因為教育方針直接關係到教育為哪個階級服務、培養哪個階級的接班人。毛主席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方針，它有鮮明的階級性，一是把德育放在首位，二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就和一切剝削階級實行的智育第一，培養高居勞動人民之上的精神貴族的剝削階級的教育方針劃清了界線。資產階級為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常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極力篡改黨的教育方針，塞進他們的私貨。文化大革命前學校搞的是智育第一，分數掛帥，招生時以分數高低來錄取，學習時以分數高低拔尖子，畢業時以分數高低定分配。完全抹殺了教育的階級性，實際上是卡了工農兵的脖子，分數線是工農兵的封鎖線，資產階級的專政線。他們這樣做就是把德、智、體割裂开来，不要兩頭，只取中間，引誘學生走白專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學校領導公然說：我們不培養普通勞動者，要培養紅色航空工程師，現在周榮鑫又說要培養什麼干部，叫法不同，實際一樣，都是不要勞動二字。他們掐頭去尾，眼睛只盯住“文化”把“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勞動者”拋到九霄雲外，引誘學生追求名利。由於推行資產階級教育方針，使學生的思想受到嚴重腐蝕，有的甚至走上了反動的道路。一些勞動人民的子女在這樣的大染缸泡上几年出去也忘了本。文化大革命前搞教育革命比登天還難，一觸動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亂糟、偏的帽子就扣到你頭上，他們就象魯迅小說《阿Q正傳》里的假

洋鬼子，手里拿着哭丧棒不准你革命。毛主席对这种严重状况尖銳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贊成。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旧教育的深刻批判。十六条里明明写着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針和方法”，而周荣鑫偏偏说旧教学方法沒有錯，这不是公开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調嗎？

我們说十七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統治的第三条根据是：旧教育制度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如果不适应就会削弱以至破坏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能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决定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是否正确。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須同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指示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但在十七年中，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旧教育制度因为受修正主义路綫的統治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矛盾的。工农兵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代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可是旧学校把广大工农兵关在大学校門之外，劳动人民的子女即使进了学校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的迫害下也常常被成批的赶出去，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襲領地，劳动人民不能掌握科学文化，这样必将扩大三大差別。文化大革命前，学生是閉門读韦，脱离政治、脱离工农、脱离实际，学工的不会开机器，学农的不会种庄稼，学文的不会写小说，这样的学生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过去搞的科研、生产大部分不从国防建设和生产需要出发，大量浪费国家錢財，“教育必須同生产劳动相結合”也成了一句空話。学校不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学生不与工农兵相結合，这样的旧教育制度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奴仆，适应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战綫开刀决非偶然，这正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尖銳矛盾的必然結果。周荣鑫反对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要全面复辟旧教育制度，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偉大成果。

修正主义教育路綫虽然被批判了，但它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弄得不好旧制度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險。周荣鑫极力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綫翻案，妄图一举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反掉，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綫、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上层建筑各个領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決不允許倒退到十七年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計算機室學習小組

一九七六年，在教育革命大辯論的高潮中來到了。元旦那一天，發表了毛主席的兩首光輝詩篇。毛主席的詩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抒發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豪情壯志，表达了祖國大地“舊貌變新顏”的大好形勢，激發了我們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精神去奪取教育革命新的勝利。

當前，教育革命大辯論的實質就是肯定教育革命，還是否定教育革命。究竟是現在好，還是舊的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好，這個大是大非問題必須弄清楚。

毛主席尖銳地指出：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而周榮鑫却說：“過去路線是錯了，不是說一切方法都錯了。”甚至他還不滿地說，過去是摧殘青少年，現在是什么，还想恢復十七年的一套，我想從我在中學的經歷控訴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青少年的毒害。

我原在北京四中上高中，四中是北京的所謂尖子學校，在我上四中以前，有人說：踏上四中的大門，就等於迈进大學的門坎。

我們班是从二十幾個學校考入四中的，其中就有十六個各校的數學競賽第一名。他們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下，都是為了分數而生活。其中，有一個學生，是 110 中考入四中的，原來是 110 中的高材生，原來學校捧他，說他將來可以成為數學家，于是他自命不凡，到了四中以後，學習成績下降，成了三分、四分水平，于是他就拚命開始加夜班，沒有什麼結果，于是他覺得自己數學家當不成了，自己的前途破滅了，一切都化為烏有，于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為個人的前途日思夜愁，終於成了妄想型。我們看他的時候，兩眼發直，嘴里說胡話，是誰把一個好端端的青年，變成了精神病患者，是萬惡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周榮鑫却還說，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不是一切都錯，為這種摧殘人的教育路線翻案。這是我們決不答應的。

在四中，升大學為光榮，升不上大學為恥辱。學校是把培养升大學的學生作為自己的職責，他們不是培养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是在高考中，押題、猜題。四中有一個物理教師，是北京

中学教育界的一个“权威”，一次在物理高考中六道题他押上了五道，結果我校录取名额得了第一，高考结束后，一下子把他捧上了天。但培养的学生如何呢？我校的一个学生，当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分配他到科学院原子能物理所，他在物理所的门口，徘徊了半天，最后还是回了学校，拒绝了分配。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原子能所的放射性，他怕死，請問这样的才，这样的质量又有什么用呢。而周荣鑫攻击我們的教学质量，说什么以后要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就是反对毛主席从工农兵招收大学生的英明决策，为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升綠灯。

我們学校还有一个北京 64 年数学竞赛第一名，质量可謂高矣，可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下，在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熏陶下，竟形成了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旧北大还三番五次到我校来，要求我校保送他上北大数学系，请問旧大学的門是向誰开！再如四中考入北航的馬云凤，就是一个反动分子。57 年向党进攻，成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进行阶级报复，被鎮压。

这一樁樁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多么能够说明問題呀！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統治的十七年，这种情况真是成千上万。这种摧残人的教育制度我們決不允许它重演。

我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彻底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談怪论，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